

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美国选择的却是穷兵黩武之路——

# 美妄图依仗天价国防预算维护霸权

■ 焦亮

## 军眼聚焦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总额高达8580亿美元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一数额创造了新的纪录,比美国政府原先提出的国防预算申请超出450亿美元。

从纵向看,该法案延续了美国国防预算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新预算数额约为2001财年的3倍,比2022财年增加了约10%,表明美国加大国防投入、增强军事实力的决心意志没有改变。从横向看,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无法企及的天价开支,且超过世界各国国防预算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表明美国谋求军事优势、维护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从投量投向看,该预算向同中国及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发展颠覆性技术等高端军事能力、主导全球军事行动等领域倾斜,表明美国积极推进高端战争准备、对外实施威慑与遏制的霸凌本质没有改变。

## 四大项目增幅不一,军队建设暗藏危机

按照最终用途,美国国防预算通常分为军队人员费、作战与维持费、武器装备采购费、研发与试验鉴定费、应急开支等项目,前4项一般占总额的八成以上,今年均有大幅增加,其中武器装备采购费1439亿美元,增幅为7.7%;研发与试验鉴定费增加125亿美元,增幅近10%。

军队人员费比2022财年增长62亿美元,使美军迎来“20年里最大幅度的加薪”,主要用于提高人员的福利待遇,增强军队吸引力,缓解大规模的“征兵荒”。当前,美军面临的征兵困难、人员流失等问题日益凸显,面临50年来最为严重的征兵危机,六大军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员亏空”。据美



国《星条旗报》报道,截至2022年9月30日,陆军征召6万人的目标仅完成52%,其他军种勉强实现目标。美国国防部企图通过设立各种名目的奖励基金来增加军队人员收入,提高吸引力。然而,如果不彻底改变军队形象,仍然频繁地发动海外战争,这种做法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研发与试验鉴定费主要用于支持未来作战所需要的颠覆性技术与装备研发。由于美军“军种至上”的本位主义根深蒂固,该经费分配恰恰反映了激烈的军种利益之争。如美空军、陆军、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等都直接形成或间接地申请了高超声速、远程打击等巨额经费项目,暴露了各自抢夺经费“蛋糕”的一己私心,这也是助推该项经

费攀升的根源。

## 战略驱动资源配置,搅局地区安全形势

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对标美国国防部2022年10月发布的《国防战略》,大肆渲染与中、俄的竞争对抗,围绕“一体化威慑”“竞争行动”“打造持久优势”三大途径增加投入,服务于主导世界秩序的战略目标,干涉地区安全事务,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该法案罔顾事实渲染“中国威胁”,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包含有关美国政府5年内向台提供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2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加速对台军售等

内容。这是企图在军事上武装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为其“递刀子”“送枪炮”,鼓动两岸对抗,在台海拱火。此外,为应对所谓“中国构成的步步紧逼的威胁”,法案还专门列编了71亿美元的“太平洋威慑计划”,企图强化以美盟双边关系为支点、盟友间安全合作为依托的大范围防务合作网络,挑动集团对抗,继续打着“航行自由”旗号耀武扬威,对中国开展抵近侦察,实施军事挑衅;增加部署新式武器装备,演示验证新型作战概念,组织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保持威慑施压态势。

在欧洲方向,为应对“俄罗斯构成的严峻现实威胁”,量身定制了46亿美元的“欧洲威慑计划”。美将加快推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并策划实施向摩尔多瓦、格鲁吉亚提供军事援助,扩大反俄统一阵

线;增加驻欧兵力规模,强化对俄围堵态势;灵活运用“后台操控”的援助模式,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情报、装备、指挥、人力等支援,推动俄乌冲突长期化,以达到耗俄弱俄的战略目的。此外,2023财年综合拨款法案还包含有总额45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资金。

## 谋求全面军事优势,追求自身绝对安全

冷战后,为维护世界霸主地位,美国逆时代潮流而动,顽固推行“舰炮政策”,把军事力量作为支撑其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不断加大军事投入,一味追求绝对安全。从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看,美军更加强调建立全面军事优势,尤其注重提升核、太空、网络、导弹防御等领域的能力,追求在核力量与常规力量、新兴领域与传统领域、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之间保持平衡。

在“三位一体”核力量方面,列编344亿美元,主要用于发展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B-21“突袭者”远程轰炸机等装备。在太空和天基系统方面,列编217亿美元,主要用于测试“天基红外外系统”,发展“下一代高空持续红外地球同步轨道系统”。在网络和信息系统方面,列编580亿美元,主要用于推进“联合作战云能力”,并筹组5支网络任务部队。在一体化防空反导方面,列编247亿美元,主要用于发展“下一代拦截器”、滑翔段拦截弹等。

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美国选择的却是穷兵黩武之路,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背道而驰。在新冠疫情反复延宕、通胀压力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美国的政客们似乎更在乎五角大楼钱不够花,而不是在意美国民众日子过得怎么样。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左上图:日美联合军演中,“黑鹰”直升机组人员进行甲板着陆训练。 资料图片

## 军情点评

### 警惕——日本拟在与那国岛部署地对空导弹

新闻事实:当地时间2022年12月27日,日本时事通讯社消息称,日本防卫省敲定了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的方针。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端的岛屿,距中国台湾仅110千米。

点评:日本此举毋庸置疑是针对中国。由于日本已将中国定性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将所谓的“台湾有事”纳入“有所作为”的范围,未来在军事上必然会在日美同盟框架下与美国协调,进行更多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和演习。近年来,日本不断扩充其军事力量,逐步突破“专守防卫”,防卫政策的外向性、进攻性越来越强。为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日本极有可能在未来的装备研发和军事部署方面推出更多的动作。

### 反制——俄军方制订计划切断西方对乌武器供应

新闻事实:当地时间2022年12月28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俄军方正在制订新计划,以切断乌克兰军队从国外获得武器和弹药供应。拉夫罗夫表示,“我们观察到,乌克兰正在接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西方武器”,“军事专家呼吁中断这些补给线”。拉夫罗夫说,军方会做出专业决定,如何让这些武器更加困难,或者理想情况下,完全停止运送。他说,破坏乌克兰能源网络已经加大了西方投入新武器的难度,“而且我相信,在这方面还有其他计划正在实施”。

点评: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乌克兰包括武器装备在内的各类支持持续不断,极大地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效果,并造成俄重大人员伤亡以及装备和设施的损毁。因此,如何阻止西方武器进入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军方考虑的重要问题。拉夫罗夫的表态说明,未来俄军事打击目标会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乌克兰重要运输节点和武器装备存储地。当然,这样的军事行动需要强大的情报体系支撑和精确打击能力,尤其是察打一体能力。否则,一旦打击范围延伸至乌克兰周边国家,极易导致严重的后果,相关国家甚至可能因此为由作出反击或直接参战,那将导致战争的性质、规模和烈度发生改变。

### 威慑——以色列防长声称打击伊朗核设施

新闻事实:当地时间2022年12月29日,即将卸任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在以色列南部一个空军基地举行的飞行员毕业典礼上表示,以色列近年来大大提高了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能力。他还说:“两三年后,你们可能会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奥菲·根德曼也称:“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以保持我们公民的安全。”

点评:由于以色列与伊朗长期交恶,以色列声称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新闻多年来屡见不鲜。考虑到以色列当年对伊拉克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历史,甘茨的说法也许并非危言耸听。当然,是否进行相关军事行动,既要视伊朗核进展而定,也要考虑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近几年,中东地区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伊斯兰国家缓和了与以色列关系。这也是以色列国防部长公开威胁袭击伊朗核设施的原因之一。不过,鉴于甘茨即将卸任,这个说法和所谓的时间表,也可能只是为鼓励年轻军人并显示强硬而过的嘴炮而已。

(点评专家:刘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 日本新战略文件抛弃“专守防卫”原则

■ 刘世刚 崔 岚

## 外军纵览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重要战略文件。

这些文件事关日本安全认知、“假想敌”对象、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却在使用“反击能力”等关键词上采取模糊表态,意味着日本战后安保理念和防务政策发生重大转折,完全抛弃了“专守防卫”原则,彻底背离了日本宪法的和平理念。日本重走军事大国路线以及日美军力的进一步一体化,将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新的威胁。

## 牵强附会渲染威胁,寻找借口谋求军事捆绑

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为渲染“世界不安全、日本很忧虑”,可谓绞尽脑汁,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该文件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世界,以价值观划线,将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视为“非常危险的存在”和日本未来的战略对手与“假想敌”。在该文件看来,俄乌冲突很容易被“复制”到亚太甚至东亚地区,未来还可能引发“灰色地带”冲突、网络攻击以及认知战等新的冲突。同时,这一文件还大幅抹黑中国,称中国的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是“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在分析人士看来,日本渲染“中国威胁论”、大幅调整防卫政策的背后,既有美国推动的因素,也有日本谋求自身军事捆绑、成为所谓“正常军事大国”的意图。

更令人担心的是,文件中有关日本“必须举全国之力,与同盟国伙伴国一道共同应对”的表述,让人仿佛看到历史在重演。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日本曾提出“举全国之力”应对所谓“安全威胁”,为其对外侵略扩张寻找借口。对日本当前的动向,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 强调发展“反击能力”,脱离战后和平主义轨道

日本以往的防卫战略通常隐匿在各版本的《防卫计划大纲》中。这次日本政府直接将《防卫计划大纲》更名为《国家防卫战略》,并将对外军事干预放在首位,反映了其执意推进“军事正常化”、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甚至颠覆整个战后体制的决心。

按照该文件的表述,日本将通过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加强日美同盟的慑战能力、加强与其他伙伴国的合作等途径来实现相关目标。所谓“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包括拥有阻止、反击对方进攻的拒止能力,具备可常态化实施情报侦察监听及演训活动的快反能力,发展能遂行跨境作战、认知战及导弹攻防作战等新作战样式的新质联合能力,发展一体化防空反导、无人作战平台等非对称能力,拥有和使用以防区外打击能力为代表的反击能力,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首次引入“反击能力”的提法,意图掩盖日本防卫战略由守转攻的颠覆性变化。所谓“反击能力”,是指当发生以导弹等攻击为代表的对日武力攻击,在满足“使用武力三要件”的前提下,在“必要最小限度内”“在对方领域”使用自卫队防区外打击手段等予以“反击”的能力。

这里有很多逻辑“伏笔”,可以通过扩大解释来进一步突破政策边界。一是关于“对日武力攻击”的认定,既可以指已经发生的武力攻击,也可以指“预测到的可能发生的武力攻击”;二是关于“使用武力三要件”,最新的解释是,不只是发生针对日本的攻击,还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对方领域”,日本都可以使用武力予以排除;三是关于“反击”的空间,所谓“在对方领域”,不仅限于对方领土、领海、领空,还包括其主张的专属经济区、防空识别区等空间,甚至可能包括网络空间。

日本反战和平组织“和平构想建言会议”发表声明指出,三文件将使日本再次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是极其危险之举。日本《东京新闻》发表社论说,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使日本严重偏离战后的和平主义国家轨道。

## 大幅增加防卫预算,重点发展“远程攻击武器”

日本此次通过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明确,2023财年至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总投入将达43万亿日元,较2019财年至2023财年增长63.5%。预计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增至约2%,总额达到约10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日前通过的2023财年政府预算草案中,防卫预算达到6.8219万亿日元,较上一财年增长1.4214万亿日元,成为仅次于社会保障费的第二大开支项目。其中,用于获取远程攻击性导弹及相关配套装备的预算就高达1.4万亿日元,防卫装备研发预算为8968亿日元,是2022财年的3.1倍。

为实现军事转型,三文件还提出对自卫队组织架构、军种设置、部队编制、军力部署等实施全面调整,包括新设“统合司令部”一体化运用陆海空部队,新设防区外导弹部队,将航空自卫队改为“航空宇宙自卫队”以强化太空战力,为陆海空自卫队全部配备无人机组队,扩大自卫队网络防卫队编制,强化西南诸岛军力部署并组建“冲绳防卫集团”等。

其中,远程打击力量将成为未来5年日本防卫力量的发展重点。陆上自卫队将新建2个岸舰导弹团,配置射程超过1000千米的新型岸舰巡航导弹;新建2支超远程滑翔导弹部队,配置射程超过500千米的高速滑翔弹;新建2支远程导弹部队,配置从美国采购的“战斧”巡航导弹。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将从8艘增加到10艘,使驱逐舰总数达到54艘。航空自卫队作战飞机总数较2018年通过的《防卫计划大纲》增加约60架,总数达430架;计划2035年前完成与英国、意大利等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战机。

高额投入势必助长日本扩军备战势头,从而给地区和平安宁带来严重挑战。日本《朝日新闻》社论认为,日本政府强行推出强化防卫力预算,恐将导致无止境的军备竞赛。在不明确自卫队能否保持自主性的情况下,贸然加深日美一体化是危险的。



## 寻求“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量”,模糊发动“反击”限定条件——日本成为地区安全的“麻烦制造者”

■ 钱华 许斌

## 军眼观察

日本新出台的三份战略文件反复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其实质无外乎是想改变以往偏重防御能力建设的方针,转向侧重发展远程进攻能力。这也标志着日本正在从“守势防卫”战略回归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攻势防卫”战略。其险恶用心和对地区安全稳定的严重冲击,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日本现行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能发展陆、海、空军及其他武装力量,不能行使交战权,不能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1954年,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的成立,已经突破了第9条“不能发展陆、海、空武装力量”的规定。此次新出台的战略文件执意写入“反击能力”相关表述,最大的政治目的是绕过宪法,以行政立法的方式,事实上赋予自卫队“交战权”,或者说“以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国际争端”的权限。由此,日宪法第9条对自卫队使用武力的“限制阀”作用将荡然无存。

一直以来,日本动辄拿朝鲜和中国的导弹说事,并以此作为其调整防卫政策、发展进攻能力的借口。如今,日本放手发展远程进攻能力,并可随时以受到所谓“导弹攻击威胁”为借口,先发制人攻击邻国的导弹阵地及指挥所。为实现这一目的,日本计划将正在研发的改进型12式岸舰导弹的射程直接从

200多千米提升至1500千米,预计2026年部署。为从多平台发射并增加纵深打击能力,日本还同步研发了相关的空射型和舰射型产品。与此同时,日本还在加快高超声速导弹的自主研发进程,其正在研发的高速滑翔弹,计划在2026年前形成地对地打击能力,2028年前形成空对舰打击能力。

此外,日本还订购了大量射程超过500千米的防区外打击巡航导弹,形成跨境“反击”邻国导弹基地、机场、港口等目标的能力;还利用美国推进所谓“印太战略”、武装盟友充当“代理人”的机会,准备在2027年度前采购约500枚“战斧”巡航导弹,并将其装备在海上自卫队新建的万吨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上。在日前通过的2023财年预算草案中,购买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预算高达2113亿日元。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相关的安保战略文件中,日本故意模糊发动“反击”的时机、规模、前提等限定条件,企图日后扩大化解解释该条款留下余地。日本过去曾经疯狂地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至今仍未深刻反省并加以自制。如今,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否定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势必加剧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成为地区安全的“麻烦制造者”。这不能不令曾经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高度警惕。

上图:日本“加贺”号直升机航母参加日美联合演习。该舰正在进行升级改造,以搭载美制F-35B战机,成为二战后日本首艘“正规航母”。 资料图片